



六藝之一錄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清〕倪濤

石刻文字彙編
法帖論述彙編

一 六



六藝之一錄

〔清〕倪濤編 錢偉強等點校

石刻文字彙編 法帖論述彙編

六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石刻文字彙編. 六, 法帖論述彙編. 一 / (清) 倪濤
編; 錢偉強等點校. — 杭州: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7. 10
(六藝之一錄)
ISBN 978-7-5340-5883-7

I. ①石… II. ①倪… ②錢… III. ①石刻—彙編—
中國—古代 IV. ①K877.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33298 號

石刻文字彙編(六)

法帖論述彙編(一)

(清)倪 濤 編 錢偉強 等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 310006)
責任編輯 霍西勝 屈篤仕 雷 芳 張金輝 余雅汝
封面設計 時代藝術
責任印製 陳柏榮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30.5
字 數 43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340-5883-7
定 價 30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一

石刻文字九十七

金薤琳琅

唐杳冥君銘

悠悠洛邑，眇眇伊瀍。屢移寒暑，頻經歲年。丹壑幾變，陵谷俄遷。不覩碑碣，空悼風_(一)煙。其一
時代攸徙，寧窮姓氏。匪辨缺二字，誰分朱紫。翠墳全缺，缺玄扃亦毀。久歇火風，爰歸壑水。其二
靈跡難訪，莫知其狀。彷彿窈臺，依稀泉帳。草積丘壠，松高巖嶂。乃眷幽途，彌增悲愴。其三
于彼兆域，是生荆棘。松劍猶存，榆錢可識。覽物流缺一字，缺二字太息。欲致禮於營魂，聊寄言於翰墨。
大唐神功元年丁酉歲十月一日，鳳閣舍人河東薛稷撰文并書丹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

吳郡張旭書

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爲會府。六官既辨，四方是則。大總其綱，小持其要，禮樂刑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睿謀廣運。提大象以祐生人，躬無爲以風天下。三台淳耀，百辟承寧。動必有成，舉不遺策。年和俗厚，千載一時。而猶搜擇茂異，網羅俊逸。野罄蘭芳，林殫松秀，盡在於周行矣。夫尚書郎廿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神仙，咸擅國華，以成臺妙。修詞制天之議，伏奏爲朝廷之容。信杞梓之藪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或省美中遷，昇降年名，各書廳壁，訛誤多矣。總載闕如，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署并時，排金門，麟華轂，鸞蹕鳳跼，肩隨武接，而不因僉謀，補其闕典。其於義也，無乃太簡乎？左司郎中楊公慎餘，於是合清論，創新規。徵追琢之良工，伐荆藍之美石。刊刻爲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自開元廿九年，咸列名于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遺。非貴自我，蓋取隨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豐約從宜，昭其儉也。俾夫金石長固，英華靡絕。不編班固之年，自然成表；未讀馬卿之賦，已辨同時。不其偉歟！

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日己卯建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南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浮綠甲，帝命玄夷。疏剛澮而正乾綱，鏹陵巒而通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二水者，或在幽僻，遠而貌奇，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之氣，據夷^(二)夏之中，平地開源，分空正錄，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冲和自抱，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缺一字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交^(三)作，變通殊制，而浮沈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群望聿修，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宮有洫，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飈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禋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憑焉。窟溜潛通，動植茲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簞下清，四時一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危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暮。留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記豪翰光昭厥美云。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旗旌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

與，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甞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甞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也。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饈，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四〕}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五〕}背邪？」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一壇，傍有杉松。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漂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秦^{〔六〕}，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玄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原，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淪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成，繼修香水^{〔七〕}。弟子譚仙巖，法錄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天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

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隋^(八)江夏縣緣果道場塹塔下舍利記

夫至理空冲，尋求之源悠邈^(九)；法身寂寞，無方之應奄臻。花疊未燃，駐影留髮。香薪已燎，散體分形。故有寶塔珍龕，崔嵬四園之上。雲興地踊，照耀八國之中。俾我聖迹，未之湮墜。緣果道場者，梁天監十二年太歲癸巳，長史劉端，捨宅爲寺。有命過僧歸闍黎盡心監^(一〇)造。闍黎降自江缺一字，氏族未詳。戒慧總持，甚有靈驗。於是鴻基勝趾，締構日新。三業薰修，七財具足。以今大隋大業九年昭暘之歲，江夏縣緣果鄉長劉大懿等遵依勅旨，共三鄉士民，奉缺二字齊與道場七層塹塔一所，安鎮此地。次有清信弟子黃慧龔、慧俊、慧達等兄弟，并德缺一字佳雅難兄難弟，誓立五根，願弘四事，於所住宅，福瑞累彰。亡父於大業三年三^(一一)月，乃於食內感舍利一枚，大小相儗，覩茲希有，安止水器，且浸且浮，旋遶久之，光明遍室，頂戴虔禮，日申供養。到七年正月，俊女雞娘，又感二枚。斯實迹現難思，抑聞圖籍。次有弟子李藥、王信首宿馳賢才簡正，雖室無瑞井，手闕金錢。每用放濟居心，傾捨爲業。以開皇廿年，行至常州境，感舍利一枚，到大業五年，於所住宅，又感二枚。昔者阿難捧函，如來讚其希有。康會瓶寫，吳主嗟其神異。詢諸經誥，今古同符。以今季夏六月八日奉送散身，永窆基下。衆緣贊助，普設大齋。方俟七級巍峩，接霄房而颺采；九盤煜燿，寶鐸韻而流聲。上資帝朝，爰泊遐邇。設使芬盡方城，五分之身常住；石銷天袂，金剛之地嶷然。敢忘議善，乃爲銘曰：茫茫宇宙，悠悠世間。九地銜海，四缺二字山。三途有獄，五道無關。魂隨動泊，識缺一字循還。至聖何像，嶷爾淡泊。示現無方，迦維垂迹。等救燒燃，通悲幽溺。息衆權城，椎輪火宅。八十化盡，天人喪師。撫膺雨淚，香水缺一字毗。四王典護，八國均持。機緣靡隔，靈祥俟時。坊塹式建，層表臨空。非因鬼力，詎假神工。金盤仰露，寶鐸搖風。山移川徙，徽業興隆。

少林寺戒壇銘并序

三藏法師義淨製

粵以長安四年，歲次甲辰四月七日，此寺綱維寺主義獎上缺一字智寶都維那大舉法濟禪師及徒衆缺一字以少林山寺，重結戒壇，欲令受戒懺儀，共遵其處。遂乃遠之都下，屈諸大德，懇懃致缺一字，延就山門。是時我^{〔二〕}苾芻義淨及護律師瑳禪師、恩^{〔三〕}禪師、恂禪師、暉律師、恪律師、威律師等，既至寺所，解舊結新，僉議此邊，缺一字爲小界，標相永定，冀無疑惑。于時護鵝珍之缺一字士，無召自來；缺一字草結之英賢，不期而會。數逾一百，行道三旬，共繫井^{〔四〕}珠，俱修缺一字足。誠五濁之希有，慕四依之住持。虛往實歸，紹隆無替。庶乎缺一字田屢改，長存立石之基。砂界時遷，無賞^{〔五〕}布金之地。恐田成碧海，嶺變青川。迷此結辰，乃爲銘曰：

羯磨法在，聖教不淪。式傳金口^{〔六〕}，是敬是遵。目覩西域，杖錫東缺一字。覩盛事而隨喜，聊刊紀乎斯文。

開元三年正月十五日立南館學生張傑書

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沈幣雙舫雜物之銘并序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字濯纓撰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缺一字，崇乎祀典。封茲瀆爲清源公，建祠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一人，齋郎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爲廣澤王，立壇附于水之濱矣。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毳冕、七旒、五章、劍履、玉珮，爲之初獻。縣尹加繡冕、六旒、三章、劍履、玉陛^{〔七〕}，爲之亞獻。邑丞玄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玉珮，爲之終獻。用三牲之享，邦之大事，先在祀乎！濯纓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者有云：「俎豆素

闕，弊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事壘土朽慢，一歲而費數金，爲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寮，轉輓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歲^(一)緡酬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沈幣雙舫，又以車取，池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之飾，其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戶至誅求，爲擾非潔，其弊四也；床榻乃至匕箸^(二)，用之類門到敝索，事終存亡太半，其弊五也。」既革前弊，輒爲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持^(三)，念茲悟茲。前年夏及今年春，大風壞楸槐數株，因用此材而爲祭器，兼沈幣之舫也。爲余有意，廟中無備。沈幣雙舫，二壇祭器。子來悅使，所借皆遂。觀者闐闐，事無闕焉。刻之于石，以待後賢。是時也，貞元十有三年。

破邪論序

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并書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筭能測，至理凝缺一字，豈繩準所知？寔乃常道無言，有著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窅冥者乎？至如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境者，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師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群之後。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迺伯，累葉^(一)儒宗。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二)連清翰，發擲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巧。固能智同測海，道亞彌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余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并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群生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實釋種之梁棟、生人之羽儀者矣。加以賑乏扶危，先人後己。重風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戴^(三)煙霞。願力是融，晦迹肥遁。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谿山之鬼峪洞焉。迴構巖崖^(四)，蔽^(五)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

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栖盤，古賢之所游踐。莫有〔二二〕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谿山記》一卷，見行於世。太史令傳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愍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并驅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訶以凡測聖之疊，責以俗校真之咎。引文證道〔二七〕，非道則儒。曲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輟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有操吊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誠、記、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餘卷。法師與僕情殷〔二八〕，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儀，而風期是篤。輒以藤綆，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爾。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十一月〔二九〕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

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始〔三〇〕得身畫凌烟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威足畏也〔三一〕。美〔三二〕則美矣，然〔三三〕而終始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警〔三四〕懼乎？《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三五〕以齊桓〔三六〕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自〔三七〕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危〔三八〕，蹈〔三九〕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并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

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寇兵〔四〇〕兇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徑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畫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敘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差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如兼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四一〕縱是開府、特進，并是勳官，用蔭即有高卑，會讌合依倫敘。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卑所凌，尊者爲賤所偪。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序。但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內〔四二〕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宣傳，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蒙〔四三〕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未〔四四〕訓對。僕射權〔四五〕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四六〕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爲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益〔四七〕不然〔四八〕。今既三廳齊列，足〔四九〕明不同刺史矣〔五〇〕。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投〔五一〕上下之階，六曹尚書并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

及國家始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缺一字意傷甚。況再於公堂，獨咄^{〔五二〕}尚^{〔五三〕}伯，當爲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僂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爾墮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數彝倫之人，則僕射將何辭^{〔五四〕}以對？

唐顏真卿蔡州書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末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恨恨，始終不改，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者，見此一行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下缺十二字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

求古錄

朱本

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

并序

臣聞二儀合德，中黃承太紫之庭；兩曜齊明，玉兔儼金烏之像。是以九霄高映，星躔乘婺女之精；十野傍當作旁羅，嫺水叶娥皇之德。亦有西陵美族，缺二字軒帝之宮；南土嘉媒，入娉夏王之幄。其後太任端一，即創文基；太姒勤勞，還開武運。故知皇三事業，咸資坤缺之功；帝五風謠，必藉陰靈之化。無上孝明高皇后，弘農仙掌，出自有周，蓋唐叔虞之後也。原夫赤烏流火，丹雀銜書，缺既開夢梓之祥，旋茂翦桐之業。自唐郊徙邑，晉野裁封，即胙土而缺爲家，啟禎符而得姓。周則志爲大將，承九伐之餘資，秦則款爲上卿，居七域^{〔五五〕}之重任。豈直缺二字丹轂，金莛烏奕于都畿；四代白環，玉緒蟬聯于海縣。子雲博識，吐鳳摘詞；伯起高材，銜鱣襲祉。誕缺不墜，降靈相屬。神基與紫微爭高，仙派共黃河俱遠。所以缺隆鐘鼎，缺積衣冠，五公則異代相傳，八子則殊缺間出。詳諸缺二字譜系，可略而言。

曾祖諱定，後魏都督，歷新興、太原二郡太守，并州刺史，晉昌穆侯。宏材卓犖，峻局深沉，丹山有像缺之彩，綠缺見遺風之步。騫幄^{五六}按俗，風行馭竹之郊；露冕臨缺，化偃焚林之阜。豈直鄧攸罷郡，深歎雞鳴；劉寵辭官，方憂犬吠。祖諱紹，後魏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通直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周開府儀同三司，封儻城郡公，鄜、豳、燕三州刺史，贈使持節大將軍，成、文、扶、鄠、洮五州諸軍事成州刺史，謚曰信。聲飛漸陸，響逸鳴皋，器重南金，材橫東箭。謀深八陣，勇冠三軍。既隆投石之勳，果踐銜珠之秩。加以金龜結紐，銅虎虎字再見，末筆俱短，簾字號字亦然分符。轉扇揚風，停車待雨。童兒結要，無欺一缺之期；親友論刑，自得二缺之詠。父鄭恭王諱達，周內史中大夫。隋開府儀同三司，黃門內史，吏部、刑部二侍郎，尚書左右丞，趙、鄜二州刺史，工部、吏部二尚書，納言營東都，大監將作大匠。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遂甯恭公贈吏部尚書，唐贈尚書左僕射，垂拱二年缺封鄭王，食邑一萬戶，依舊謚曰恭，即雍州牧司徒觀德王之季弟也。量包江海，氣逸煙霄。文則《呂氏春秋》，武則《孫吳兵法》。箕裘代襲，鏘鏘萬石之君；禮樂基身，翼翼千金之子。驚迴玉札，雁落瑯弓，激水張鱗，遙浮渤海^{五七}。搏風理翰，直上扶搖，累踐崇階，頻昇顯秩。腰鞬北闕，位總貔貅；曳履南宮，聲高鵷鷺。貂冠入侍，氣應連珠，隼旆分班，榮參執玉。加以累仁鍾祉，積德延祥，四履開封，寵及九泉之路；千乘缺禮，恩覃萬古之前。棠棣相輝，鵲鴿交映。劉家兩驥，譽滿寰中；荀氏八龍，名高海內。通門向術，冠蓋成陰。甲第當衢，歌鐘就列。伏惟無上孝明高皇后，資靈缺魄，毓粹缺宮，承茂祉於瑤筐，降仙儀于金屋。聲馳壯當作壯歲，潛流夢缺之祥；譽表筭缺，暗積捫缺之貺。蘭襟散馥，惠問揚缺。懿則重于邦家，柔儀冠于今昔。忠圖孝範，援翠竹而凌霜；媛德婉容，引青松而冒雪。禮枝含秀，藻七誠于情田；行葉分芳，籠九師于性府。徽猷內湛，韶姿外發。懸明鏡于積水之間，振清飆于長松之下。貞規漢遠，亮節秋高。翠樓紅缺，從來未重；龍梭鳳杼，本自多輕。簡素鄙鞶繡之工，靜默尚韋編之道。明詩習禮，豈唯秋菊之銘？閱史批圖，寧止春椒之頌？學標天縱，開道德之清關；業契生知，入文章之妙境。曾于方寸，具寫千言。總遊霧于毫端，窮偃波于筆杪。芝英雲氣，入魏帳而分輝。龍爪魚形，映張池而散彩。嘗題一

簡，密記貞心。置以緘縢，藏之屋壁。云當使惡無聞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指此立身，期之必遂。後因修宅，匠者得之。恭王見而歎曰：「此隆家之女矣。」昔者書堂欲壞，惟聞絲竹之音；劍匣將開，空覩蛟龍之氣。未有仁心暗徹，睿德冥通。橫宇宙而無違，滿乾坤而自應。若乃行該缺義，孝極缺經，親枕席而忘疲，候晨昏而靡倦。及乎風枝不靜，露蓼含哀，缺厚缺而無追，仰曾穹而莫報。思欲託三乘之妙果，憑五演之玄宗，永奉嚴親，長栖雅志。昔隋季喪亂，海內沸騰。伏鼈垂缺，風塵暗起。群龍戰野，旗鼓潛張。白騎于是爭驅，青犢由之競擾。蚩尤則餐沙食石，項羽則索鐵申鉤。赤眉探盆子之籌，黃巾聚缺師之米。夫三才合契，惟神膺大寶之名，大位乘時，惟缺運洪鑪之德。唐高祖神堯皇帝材雄鵠起，業峻龍飛，用丹宸而甯缺，將朱旗而撥亂。缺綱既紐，竟收龍鳳之圖；缺角咸清，遂剪豺狼之毒。無上孝明高皇帝觀時有作，應運而生，先知赤伏之言，預識黃缺之兆。功深坐樹，績茂披榛，負伊鼎而陳謀，入張帷而建策。龍鈴獨運，當赤缺之三千；獸節長驅，偶皇缺之百六。息崑山之巨燎，并藉中原；定滄海之橫流，咸資上略。志同魚水，契若鹽梅。如魏武之得荀攸，似漢光之逢鄧禹。雖英圖盛烈，昭鶴鼎于高門，而閭則嬪風，闕魚軒于中饋。高祖神堯皇帝位膺元首，任切股肱，利涉大川，寄隆舟楫。式崇勳舊，爲結潘楊，酬功草昧之時，賞効雲雷之缺。高后以孝誠純至，雅操虛冲，拒縹禮于移缺，暫閑襟于缺二字。六塵不染，孤標水上之花；四諦方披，獨晤缺中之缺。泊乎鳳凰開繇，猶堅石席之心；烏鵲成橋，果迫如綸之命。於是使桂陽公主爲婚主，禮聘所須，并令官給。既而三缺叶兆，百兩邀歡，與松蘿而比茂，諧琴瑟而流響。風閨少女，襲蘭蕙而馳芬；缺幌仙娥，韻珩璜而動步。光生綺殿，比桃李而增鮮；影發春樓，視雲霞而掩色。八紘欽其雅躅，四海挹其鴻徽，猶羽翼之宗鸞鳳，風雲之隨龍虎者矣。廟見斯畢，即拜應缺夫人，從班列也。于時帝圖肇建，王業缺基。三戶亡秦，覺風塵之始定；四門闢舜，識雷雨之將調。缺無鬪缺之妖；缺息崩山之禍。主上方勤庶政，屬想群黎，將貽共理之憂，式廣求賢之務。無上孝明高皇帝，以勳兼竹帛，義重金蘭，備歷文武，昭昇内外。三踐八元之位，四臨九伯之途，中臺飛署劍之榮，南服總班條之任。高后以業光圖史，道洽壺簞。欲啓仁明，實資陰助。是以缺三字

海，令未發而風移；化穆荆衡，澤將流而缺悅。呼鷹臺下，尚隔去思；抵鵲巖前，始歌來晚。俄而高祖晏駕，瞻脫屣而無留；太祖崩號，奉遺弓而積慕。沈綿遽軫，終無就缺之期；痼疾遄淹，忽切乘缺之釁。高后哀深杞堞，誓切柏舟，悲一劍之先沈，怨雙桐之半死。昔時寶鏡，愴對孤鸞；舊日瑤琴，悲聞獨鶴。銜冤負痛，撫總帳而增號；弔影傷魂，踐婦閨而凝慕。方祈淨業，敬託良緣，憑慧炬於幽途，艤慈舟于覺海。于是心持寶偈，手寫金言，字落貫花，詞分半缺，龍藏豈及，象負難勝。將佛缺而長懸，共慈燈而不滅。及龍旌首次，蜃紉遵途，永惟憑附之誠，願托丘榛之側。方冀鵲棲梓樹，近接埏庭；鶴舞松枝，傍當作旁依隧路。特以缺上，缺居膝下，愛切掌中，理藉劬勞，方資顧復。宣和諭善，屢積葭灰，缺就缺二字，頻移柘火。至永徽六缺，上母儀萬，正位六宮，將開練當作鍊石之基，乃遂頽沙之祉。大帝以西京命賞，平原之秩未弘；東漢崇恩，新野之封猶褊。于是廣流原霈，大啓黃扉。稽石窖之遺塵，裂寶缺之缺二字。即以其年十一月，冊拜代國夫人，食湯沐邑一千戶，品缺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魚軒水缺，颺輕影于龍池；暈服霞明，下鮮文于鳳掖。榮由德被，位匪恩昇。驟應佳名，徙昭洪澤。以顯慶五年十月，轉拜榮國夫人，尋改封鄴夫人。自家疏槐里，門荷椒庭，累沐殊輝，頻膺茂典。南鄰夜缺，奏鐘磬于高臺；北里晨通，列笙竽于廣榭。門有躡珠之客，家豐饌玉之厨。恒處逸而思勞，每將昇而必降。綠墀青瑣，特忿王根；火布金蛇，深非梁冀。謙撝之美，萬缺仰而知勤；端潔之風，九圍欽而取則。智周寰宇，識洞古今，思所以匡主庇民，濟時揆物。嘉謨讜說，屢發于神襟；厚利豐功，頻彰于帝念。奏便削藁，缺莫能知。每以孔光秘言，合爲缺之道；山濤密啓，得事缺之要。可久可大，置黔首于生成；惟幾惟深，頓蒼元于覆缺。至若緣情體物，屬事比辭，取之以義方，先之以風化。清詞海富，縹藻雲繁，凡所著述，皆成典訓。其動也方，其靜也直。其恩也若春雨之流津，其威也若秋霜之應節。接上以禮，逮下以仁，君子感其德，小人懷其惠。缺機獨轉，靈臺迴燭，虛鑒與缺二字齊明，神理共陰陽比奧，洋洋乎不可得而稱也。既而離宮霧闕，遙橫缺乳之山；別館缺開，上戴缺眉之宿。甘泉避暑，方陪萬乘之遊；景福追涼，更扈六龍之駕。不謂災纏霧露，疢積膏肓。丹宸凝慈，召名醫而接軫；紫霄流渥，下珍藥而相

望。玉釜徒煎，竟乏長生之術；金丹莫就，終無駐壽之期。咸亨元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宮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缺上以身齊霄極，禮闕晨昏，戀隔九重，望長筵而下泣；心馳五起，瞻厚褥而含悲。大帝慮不勝哀，秘茲凶問，直筵欲對，仍流不次之恩；萆服將臨，更下非常之澤。仍改封衛國夫人，以諭缺上之憂懸也。后疾將大漸，缺落高舂，雅志無昏，神情不撓。影隨燈滅，自此長辭；魂逐香銷，終無覓返。以爲合葬非古，禮貴從宜，將追罔極之慈，願在先塋之側。上奉遵遺旨，無忝徽音。割同穴之芳規，就循陔之遺躅。即以其缺庚午閏九缺辛丑朔廿一缺辛酉，遷座于雍州咸陽原之洪瀆原鄭恭王舊塋之左，禮也。爾其郊〔五八〕原缺，林薄阡眠。秦缺關河，迴接寶雞之野；漢家墳壠，平依金狄之川。松檟森沈，何缺鳥住？風煙蕭索，幾代缺亡？于是凝恨九泉，廢朝三缺。空山露冷，痛結飛行；曠野雲愁，悲纏草樹。乃下制贈魯國太夫人，謚曰忠烈。仍令司刑太常伯盧承慶攝同文缺卿充監護大使。右肅機皇甫公義等爲副，賜東園秘器，每事官供，務從優厚，仍令西臺侍郎〔五九〕缺公戴至德持節弔祭，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諸親命婦并赴宅弔哭，仍送至渭橋，葬事并依王禮，給班劍四十，缺羽葆鼓吹儀仗，送至墓所往還，官爲立碑，親紆御札。缺上因心轉切，錫類方弘，希申莫大之懷，冀展飾終之請。烏墳欲列，思增茅土之儀；鶴隴將崇，願廣山河之誓。遂得五雲飛彩，墜仙液于松塋；十缺迴光，被曾輝于蒿里。乃下制贈太原郡王妃，餘如故，所司備禮冊命，大帝親御橫門，軒悲哭，紫宸哀痛，黃屋淒涼，缺二字爲之寢光，煙雲由其輟色。

上以幽明永隔，岵岵長辭，終無再見之因，鎮結千秋之恨。奔曦已遠，薦霜堊而無缺；逝水難追，鎖冰魚而未缺。又以嚴規早墜，遠卜厝于鄉墳；慈蔭重傾，近陪親于京隴。陵塋眇隔，長懸兩缺之悲；關塞遙分，每切百身之痛。遂命大使備法物，自吳陵迎魂歸于順陵焉。遊冠遠降，墜寫遙遷。方移沛邑之魂，更啓橋山之域。白雲朝起，乍伴龍輶；明月宵懸，時低蜃衛。文明元缺，上臨朝。其年追尊先妃曰魏王妃，食邑一萬戶，實封加滿五千戶，改咸陽園寢曰順義陵，大名缺啓，輿壤缺分。古樹捎雲，近對黑龍之水；荒墳映缺，傍當作旁鄰丹鳳之城。徽號既崇，園陵缺廣。屬以圖書河洛，龜